

# 特写 | 一颗装上“中国芯”的种子

张惠阳 许春

12月20日,晋江市东石镇潘山村。一大片绿油油的田地,在周边林立的工厂厂房的陪衬下,很是引人注目。

这是一个面积达500亩的胡萝卜种植基地。此时,今年秋天种下的胡萝卜,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一棵棵舒展枝叶,展示着美丽动人的身姿。

“没想到吧!咱们晋江不仅制造业发达,农业技术在全省也是棒棒的。”正在田间察看胡萝卜长势的晋江市梓源农场负责人刘建家不无自豪地说。“就像这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田地,其实充满了高科技。它就像一个‘大盲盒’,没到收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种出来的胡萝卜是什么颜色。”

看到我们迷惑不解的样子,旁边的福建省福禧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雪娟笑了。她解释道,这块田地同时也是个胡萝卜新品种试验田,里面有将近200个胡萝卜新品种,种出来的胡萝卜,并不只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橙色,而是有6种颜色。

彭雪娟特意拔出了其中一棵,得意地说:“这是我们的‘当家花旦’,叫‘禧红202’。它的种子,装的是一颗‘中国芯’呢!”

一颗装上“中国芯”的种子?在它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呢?

刘建家是晋江种植胡萝卜的大户之一。2008年起,他就在家里的农场种上了胡萝卜。“主要是胡萝卜市场和价格相对稳定,比较适合规模化种植。”这些年,胡萝卜在晋江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全市胡萝卜种植面积近6万亩,年产值超6亿元,晋江因此成为我省最大的胡萝卜种植基地,也是我国冬种胡萝卜面积最大的县区之一。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科技含量高,而进口种子却成为制约胡萝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我国胡萝卜种植面积近600万亩,是全球胡萝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规模化种植面积70万亩,但是90%以上使用的是进口种子,种植的是国外杂交品种。

面对进口种子对胡萝卜种子市场的垄断局面,刘建家对此愤愤不平。“进口种子贵得离谱,这几年价格一路飞涨,最高的时候,一罐种子炒到13000元,现在卖到5000多元,种子费用要占种植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人家还爱卖不卖,你得先打款,还要看经销商脸色,得去找关系,才能买到种子。”但刘建家也不得不承认,“用进口种子种出来的胡萝卜,产量

高,卖相好,病虫害少,这是我们很多国产种子所不能比拟的。”

什么时候能打破瓶颈,给胡萝卜种子装上一颗“中国芯”?刘建家期盼着。

2019年3月,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的一位领导跟刘建家说:“中国农业科学院有位院士,要在晋江建个院士专家工作站,你要不要试一试?”刘建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说干就干!刘建家马上“飞”到北京,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一见面,刘建家就说:“方院士,能不能搞个国产的胡萝卜种子给我种一种?”

无巧不成书的是,方智远院士和他的遗传育种团队通过近20年的努力,精心培育出一批蔬菜优良品种,其中就有自主研发的胡萝卜种子。方智远答应跟刘建家合作,让刘建家试种并进行推广,条件是,“要让农民得到实惠,种子不能卖太贵。”

回到晋江,幸运的是,刘建家遇到了彭雪娟。彭雪娟是厦门人,也是一位晋江媳妇。她可是科班出身,研究生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念的就是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彭雪娟说,念书时,导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把种子的自主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这话她一直牢记在心。

共同的“中国芯”种子梦想,让刘建家与彭雪娟成为创业合作伙伴。2020年6月,福建省福禧种子有限公司成立了!一支专业的蔬菜选育团队也在晋江组建起来。

在福禧种子的胡萝卜试验田里,种上了一批寄托着无数人希望的国产胡萝卜种子。“我们至今已陆续试种了300多个国内自主研发的胡萝卜新品种,希望从中找到一个适合闽南气候、土壤等条件的优质胡萝卜新品种。”彭雪娟说。

筛选种子的过程烦琐而又艰辛。其间,作为方智远院士遗传育种团队胡萝卜课题组负责人和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庄飞云多次到晋江,与彭雪娟为首的晋江选育团队,在田间地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一颗种子脱颖而出。“它在整个生长过程中表现比较好,比别的种子发芽更早,出芽后活力更强,健壮率、生长势、抗逆性和抗病性各方面俱优。”彭雪娟对这个新的胡萝卜品种不乏赞美之辞,她把它的名字命名为“禧红202”。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彭雪娟的解释是,“禧”谐音“喜”,表达了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喜悦之情;“红”,希望它能红红火火,给农民带来丰收。”

“禧红202”,这是一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晋江自有品牌的国产优质胡萝卜种子,它打破

了进口种子对我国胡萝卜种子市场的垄断局面,在农业领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2021年秋季,刘建家尝试着种植了500亩的“禧红202”。没想到,种出来的胡萝卜,一上市就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来自天南地北的电话,纷纷打到晋江,表示要引种。

“这个‘禧红202’,不仅甜度适中、清爽可口,而且生食少渣,可果蔬两用,尤其适合榨汁,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刘建家道出了“禧红202”受青睐的原因。

而在彭雪娟看来,“禧红202”跟进口种子比起来,在产量和抗病性等各方面,一点都不逊色。尤其是它的价格,比进口种子便宜多了。“我们的价格是一罐种子1500元,而进口种子是5000多元。选种‘禧红202’,可以把原本依靠进口种子的每亩胡萝卜种子成本,从2000多元降低到600元,这对胡萝卜种植户来说,无疑是相当合算的。”彭雪娟说,“之所以把价格定得这么低,是我们始终忘不了我们的初心,那就是要服务农户、振兴乡村、造福社会!”

今年,在晋江,“禧红202”开始了规模化种植

的历程。有7家农场规模化种植了“禧红202”,种植面积达1500亩;加上河南、河北等地农户的引种,“禧红202”的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对彭雪娟、刘建家和他们的福禧种子团队来说,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对于未来,彭雪娟信心满满,“3年至5年后,我们将力争‘禧红202’在国内推广种植的面积达到5万亩以上。”而在她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愿望,不让进口种子独占胡萝卜种子市场,要让“禧红202”红遍大江南北,并走出国门。

彭雪娟说,今后,福禧种子公司将配合方智远、庄飞云团队,进一步进行科技攻关,在“禧红202”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提升,培育出性状更好、品质更优、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胡萝卜新品种,助力我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而“禧红202”和即将接洽“禧红202”大棒的国产优质胡萝卜种子,就孕育在彭雪娟和刘建家身后那一片郁郁葱葱的试验田里。透过那一根根绿得油润的绿色枝条,我们仿佛看到一颗颗搏动着的强劲的“中国芯”,而在它们上面,披着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彭雪娟与刘建家在试验田察看胡萝卜长势。

## 老妈是“社牛”

脸谱

张培坤

我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以为是地认为小学都没毕业的母亲跟不上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很不能理解母亲那种没遮没拦的性格。我不止一次跟母亲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母亲总是一笑了之。搬入新的小区前夕,我郑重地跟母亲再三叮嘱,城市可不比农村。

可就是这样严防死守,乔迁的第一天,还是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在半夜,妻子突然慌张地把我叫醒。“妈怎么还没回来……”“她不是去跳广场舞了吗?”我打着呵欠,迷迷糊糊地说。我知道,妈在村里一直都是广场舞圈的“扛把子”。之前她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跟我们一起住在学校里帮忙照顾娃娃,没有舞伴,母亲便一直把她的这个爱好按捺着。

搬到新家后,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小区金街篮球场旁有一大群跳广场舞的,顿时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欢喜。吃过晚饭,便兴致盎然地去找她的组织去了。

“可是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妻子焦急地说。“啥,十点半了?”我惊醒过来,看了下手机。掐指算了下大妈们的作息规律:七点半音乐响起,按两个小时的小时的运动量,九点半早该结束了。现在距离常规结束时间,已经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按道理也该到家了。

会去哪里呢?会不会迷路了呢?会不会遇到坏人?会不会身体不舒服?……那一瞬,各种想象中的场景就像幻灯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快速地切换。“会不会到大姐、二姐家?”妻说。“有可能,有可能……”我赶紧挨个回答她们打电话。“没有啊!”“没有过来哈。”两个姐姐的回信近乎一致。会去哪里呢?关键是母亲手机也不带,就扔在客厅里。就在我准备把“幻灯片”再切换一遍的时候,妻子说:“不然先到小区楼下找找看,会不会在和谁聊天?”

这种可能性极大,以我对母亲性格的了解。我突然想起来,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次她六点出发买菜,结果到了八点半还不见踪影。后来据她解释,原来是路上遇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两人就最近的“琐事”,简单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她不是今天才到小区吗?哪里会有认识的朋友呢?带着疑问,我还是先到楼下一探究竟。

就在我焦急地冲出大楼门禁的时候,在中庭的拐角处,我听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女高音。母亲正和两个抱着小孩的大妈,不知道就什么话题聊着,中间不时还夹杂着几声爽朗的笑声。看到我,她很自豪地对着大妈们介绍着:“这是我的儿子。”然后指着大妈们说,“这些阿姨也都住在小区里。”“你们好……”我勉强挤出笑容。“我儿子在中学工作,是个老师……”我赶紧打断她。“妈,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没带手机。”“十点半了,你不困吗?”“这么晚啦?跳完舞,这边很凉快。我就和这些阿姨聊起来了。”

我的天啊,虽然妈妈亲口验证了我和妻子的猜想,我还是觉得很神奇。妈妈、阿姨们,你们不久前还是陌生人吧,你们是如何做到如此和谐地聊上一个多小时的?母亲啊母亲,我都跟你“三令五申”了,你怎么和谁还是都推心置腹的呢?

就在我觉得有必要和母亲就昨天的事好好沟通一下的时候,第二天晚上,母亲跳完广场舞,我听到她很热情地和谁在通着电话。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她老人家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已经从广场舞圈,跨界到了志愿者圈。她没来帮我们带娃前,其实一直都是老家漳州一个义工团体的组织者。今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娃的时候,不知咋地和我一起等候的大妈们接上了头。大家就当前社区义工工作如何更好地开展,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双方还亲切而又友好地互换了联系方式。

所以她现在摩拳擦掌着,准备利用白天送完娃比较空闲的时间,继续发挥她的光和热。如果社区有需要,就和她刚认识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听到这里,原本准备好的那些“强硬”的言辞,一下子全都变得软弱无力。那一刻,我不仅佩服母亲强大的社交能力,更禁不住反思:到底是母亲太单纯,还是我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复杂了呢?

## 第一场雪……



纪事

蔡亚璇

走出教室,路过操场,眼前一亮:飘飘洒洒的雪花,密密斜斜的小雨,不知是雨伴着雪,还是雪携着雨,轻盈地、无声地、悠悠飘落。蒙蒙雾雨中,孩子们不打伞、不戴帽,在湿漉漉的操场上欢快地嬉笑着。

我不禁伸出手,可是落到手心的只是小雨滴,雪花飘哪儿去呢?我禁不住再次伸手……一旁的孩子们见状围过来:“老师,你在干啥呀?”“老师,这是雨夹雪,有些雪花飘着飘着变成了雨滴。”“老师,这雨夹雪落到地上瞬间就变成水滴,雪下大点,更好看!”“老师,下大雪时,可以堆雪人、打雪仗,那才好玩呢!”质朴的童音盖不住我内心的欢跃,可爱的孩子哪里知道,一场他们看似平常的小小的雨夹雪足以让南方人欣喜不已,更何况这是老师援宁支教遇见的第一场雪呀!

虽握不住飞舞飘落的雪花,但我已经很知足了,一步一回眸地走回办公室。走廊上碰到一回同事,我忍不住兴奋,停下脚步告诉她:“下雪啦!”“今天气温不是很低,这仅仅只是雨夹雪。”她淡淡地回了一句。见我一脸兴奋似乎意识到什么,又回过头说:“再过几天,气温更低了,你就可以见到大雪!”“嗯嗯!”我乐呵呵地回办公室想跟大家分享,只见

大伙儿个个都很淡定,依旧忙乎着手头的事儿,或改作业、或伏案写着什么,对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毫不在意。

是啊,对于北方人来说,雪早已融入生活,他们早习以为常。或许对他们来说,下雪,压根就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不由让我想起——

那天,跟同事下乡,一路都是景。广阔的田野,连片的树林,茂密的野草,浩瀚无际。我盯着窗外不放,不时拿起手机隔窗狂拍。同事打趣说:“有这么美吗?我们天天路过,都看腻了!”“停车,停车!”“咋啦?”同事焦急地转过头,紧张地问,“随即急刹车。我兴冲冲地指着窗外那无边无际的田野,同事立马会意,于是我下了车。茫茫的原野,虽没有夏日的绿意,没有金秋的丰硕,但那种空旷、那种无尽的延伸感,让你忍不住拿起手机横拍、竖拍,远景、近景,无一落下。直到拍得心满意足时,才发现一位在荒地收拾杂草的阿伯投来不解的目光。开车路过的一位先生摇下车窗嘀咕着什么,只听到同事笑着回话:“她是福建来的!”我疑惑地望着同事,同事看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小声说:“他说……这,有什么好玩的!”瞬间,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同事也爽朗地笑了。

(作者系福建援宁支教老师)

## 今日事今日毕

苏水梅

记忆中的老屋,奶奶在就寝前总会做一件事,把挂在客厅的日历纸撕去一页。奶奶用的是老版的那种日历,每天撕一张,一本360多张撕完了,一年也就过完了。比如,今天是18日,明天是19日,临睡前我们家的日历显示的就是“19”。小的时候,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到了接近知天命的年纪,才渐渐悟出:奶奶是要通过这个充满仪式感的举动,向我们传递“今日事今日毕”的理念。

掐指算算,奶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个年头了。在老家那座老房子里,哥哥、妹妹和堂哥、表妹等小朋友们都能自由安排自己的游戏时间,只有我,总是被奶奶“猫着”做家务。我必须把一大盆的空心菜择好,择好的空心菜的标准样式是一叶一梗。长大一点后,当我看见别人家把长长的空心菜用菜刀三下五除二切成小段时,我在心里着实犯了好一阵子嘀咕,为什么事情可以如此之简单,可是我的奶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要求我那样做呢?当我回家问奶奶,“为什么我们家的空心菜不是洗好码放整齐直接放到案板上切?”奶奶的回答是:“那样没有口感。”

呜呼,那时那刻,我曾经觉得我的奶奶是多么不可理喻。

又比如,奶奶有时候会让我把爷爷睡的枕头里的棉絮一点点、一点点地撕扯开来,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晒。显然,这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只是与择空心菜相比,这件事情的频率低得多了,而且仿佛也有“诗意”。所以我似乎不曾对撕扯棉花产生过太大的反感,还在初学写作的时候,把撕棉花的漫长过程,写进一篇散文,并因此而获表扬“细节生动、有真情实感”。

人过不惑之年,许多往事会突然扑面而来。在家洗碗、擦灶台的时候,我会禁不住感慨,当年奶奶为什么会整天围着灶台转。想当年,家里大大小小十口人吃饭,加上寄养在我们家的表妹、表弟都还年幼,奶奶既要负责买菜、做饭,照顾我们,还要养鸡、喂鸡,收拾屋子;每逢节日,奶奶还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美食,甜糕、麻糍、咸糕、发糕、仙草等。遗憾的是,等到懂得换位思考的年龄,剩下的是略带酸楚的回忆了。

后来的我们,渐渐羽翼丰满,也先后离开老屋,离开奶奶。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去求学的这些年,我总是坚持做事不拖延,能马上完成的事情就及时做好。有时候夜里已经睡着了,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忘了做,也会一骨碌爬起来,赶紧把事情做好了,再接着睡。当然,偶尔也会想要偷懒,或者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有点拖延症也不算什么大毛病”。这时,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奶奶在老屋里撕掉日历纸的情景,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寸金难买寸光阴。”

亲情



张培坤

我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以为是地认为小学都没毕业的母亲跟不上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很不能理解母亲那种没遮没拦的性格。我不止一次跟母亲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母亲总是一笑了之。搬入新的小区前夕,我郑重地跟母亲再三叮嘱,城市可不比农村。

可就是这样严防死守,乔迁的第一天,还是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就在半夜,妻子突然慌张地把我叫醒。“妈怎么还没回来……”“她不是去跳广场舞了吗?”我打着呵欠,迷迷糊糊地说。我知道,妈在村里一直都是广场舞圈的“扛把子”。之前她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跟我们一起住在学校里帮忙照顾娃娃,没有舞伴,母亲便一直把她的这个爱好按捺着。

搬到新家后,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小区金街篮球场旁有一大群跳广场舞的,顿时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欢喜。吃过晚饭,便兴致盎然地去找她的组织去了。

“可是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妻子焦急地说。“啥,十点半了?”我惊醒过来,看了下手机。掐指算了下大妈们的作息规律:七点半音乐响起,按两个小时的小时的运动量,九点半早该结束了。现在距离常规结束时间,已经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按道理也该到家了。

会去哪里呢?会不会迷路了呢?会不会遇到坏人?会不会身体不舒服?……那一瞬,各种想象中的场景就像幻灯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快速地切换。“会不会到大姐、二姐家?”妻说。“有可能,有可能……”我赶紧挨个回答她们打电话。“没有啊!”“没有过来哈。”两个姐姐的回信近乎一致。会去哪里呢?关键是母亲手机也不带,就扔在客厅里。就在我准备把“幻灯片”再切换一遍的时候,妻子说:“不然先到小区楼下找找看,会不会在和谁聊天?”

这种可能性极大,以我对母亲性格的了解。我突然想起来,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次她六点出发买菜,结果到了八点半还不见踪影。后来据她解释,原来是路上遇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两人就最近的“琐事”,简单地交流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她不是今天才到小区吗?哪里会有认识的朋友呢?带着疑问,我还是先到楼下一探究竟。

就在我焦急地冲出大楼门禁的时候,在中庭的拐角处,我听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女高音。母亲正和两个抱着小孩的大妈,不知道就什么话题聊着,中间不时还夹杂着几声爽朗的笑声。看到我,她很自豪地对着大妈们介绍着:“这是我的儿子。”然后指着大妈们说,“这些阿姨也都住在小区里。”“你们好……”我勉强挤出笑容。“我儿子在中学工作,是个老师……”我赶紧打断她。“妈,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没带手机。”“十点半了,你不困吗?”“这么晚啦?跳完舞,这边很凉快。我就和这些阿姨聊起来了。”

我的天啊,虽然妈妈亲口验证了我和妻子的猜想,我还是觉得很神奇。妈妈、阿姨们,你们不久前还是陌生人吧,你们是如何做到如此和谐地聊上一个多小时的?母亲啊母亲,我都跟你“三令五申”了,你怎么和谁还是都推心置腹的呢?

## 冬日寄语



心曲

洪莉莉

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如花。花有花特有的香气,冬日却有一把回忆。岁月如梭,往昔再美终究回不去。但,印刻在心底的记忆,从来就没有抹去。如同弥散的空气,伴着呼吸不能自己。由不得你,挥之不去。冬日,带给你,丝丝寒意!时间也许会冲淡记忆,但更多的是感悟和反思。冬日暖阳里,品一杯咖啡,捧一本书,赏一树桂花,数几朵白云,吹几缕寒风,感人生不易。晨曦斜照棉被,阳光晒满一地,泛起久违的温馨和暖意。竟然莫名爱上冬季。或许,人给不了的温情,那一件件羽绒和大衣足够你抵御那逼人的寒气。又或许,人给不了的温暖,那一床厚重的棉被,还有一窗柔和的阳光,更是给你温暖的柔情。此刻,书香、花香、咖啡香,弥漫满屋。时光恰好,阳光正好,遇见了更美好的自己。蒋勤老师说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阳光照在浦东玉兰花园是如此之美,那证明你此刻是从容和惬意,因为美从来都是奢侈的。寻寻觅觅,跌跌撞撞。今日遇见奢侈的美,就在南方的冬季里!

开卷

## 以诚写城,笔随心至——评林轩鹤《泉州传》

周培亮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读城”已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要为泉州这样一座多元文化包容的世遗之城著书立传,史料之庞杂、素材之浩大可想而知。林轩鹤所著的《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浩繁的资料中以举重若轻的笔力,让我们读到了一座城市跃然纸上的独有气质。

《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中国外文局重点出版项目“丝路百城传”系列丛书之一,作为首部全方位展现“海丝”起点城市泉州风貌和风采的传记,该书也成为泉州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一周年的献礼之作,可谓别有意义。

在“一带一路”视野下,《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有宏观的叙述,也有局部的细节;有翔实的史料,也有生动的故事;有璀璨的历史,也有当代的新貌;在娓娓道来中为读者展现出泉州千年的荣耀与今日的芳华。该书首章以“一座与水相伴相生的城市”铺展开来,连缀起的不仅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刺桐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样厚重绵长的历史钩沉,亦不乏古街巷、古建筑和泉州美食这般细腻的一笔墨精描。可以说,这既是一本泉州的传记,更是一本泉州的百科全书。

《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全书基本上采用散文笔法写就,时时处处体现作者的所见所闻,巧妙地将泉州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融合在一起。令人欣喜的是,该书没有简单地进行史料铺陈与素材堆砌,字里行间充盈着作者的巧思与丰满的情感投入。在开篇第一章写到“泉州沿海大通道”时,作者就以灵动且富有诗意的笔调写下了“面对无垠的苍穹,面对浩瀚的大海,我站在暮色的岸边,仿佛站成一棵独自怀想的树”这样韵味悠长的佳句,令人一唱三叹。

在城市历史的书写中,将笔墨用在城市的历史变迁上,将叙述放在城市的空间描摹上已是常态,“人”的缺失往往成了一种缺憾。而《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一书,则于城市历史的宏大叙述中,展现出不少个体的悲欢唱和。在该书中,除了朱熹、李贽和郑成功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外,也能看到许多具体而微的鲜活个体。如在《泉州:“番客”下南洋》这一章节中,作者记述了可歌可泣的泉州版“与妻书”,其主人公就是上世纪40年代投身抗日、祖籍为南安省新镇的加波加波著名华侨林谋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让读者在泉州城市历史的细微之处,听到生命温暖的回响。

城市传记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二者之间的边界如何把握,调性如何中和,往往是考量一部城市传记写作优劣的标尺。在这一方面,《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无疑是成功的,这与本书作者林轩鹤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作者本人以诗歌成名,更擅写散文,加之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让他作为《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时能有别于一般的文人写史方式,能够真正深入城市肌理去探寻泉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度与人文温度,并赋予作品更开阔的视野、更冷峻的思索。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泉州是一本书,是一本用漫长而曲折的海丝文化线装而成的史书。泉州,一座城,连同昔日的沧桑与辉煌,连同今朝的开拓和崛起,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横亘于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史册上。”作为泉州这座城市的手写者,作者林轩鹤无疑是真诚而书写的,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们,亦是幸运的。特别是在泉州申遗成功一周年的今天,当流量与关注度汇聚于这座异彩纷呈却安静的千年古城时,《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这样一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书籍,给了更多人以冷静的视角,去真正读懂泉州的过去和将来。

